

孟浩然新论

王辉斌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孟浩然新论

王辉斌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浩然新论/王辉斌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307-19212-6

I. 孟… II. 王… III. ①孟浩然(689-740)—人物研究 ②孟浩然
(689-740)—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034 号

责任编辑: 白绍华

责任校对: 李孟潇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5.5 字数: 352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212-6 定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1983年的3月，我发表了研究孟浩然的第一文——《孟浩然诗中的“卢明府”考略》；2002年的1月，我出版了第一本孟浩然研究著作——《孟浩然研究》；15年后的今天，我的第二本研究孟浩然的专书——《孟浩然新论》又将出版了。从1983年到2016年，我在孟浩然研究的路途上虽然已经走过了34个春秋，且其间还曾主编过《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第一、第二辑（三者共200余万字）等书，但真正属于我的孟浩然研究之所获，实则只有《孟浩然研究》与这本《孟浩然新论》了。

本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孟浩然年谱》《孟浩然评传》《孟浩然论丛》。其中，《孟浩然年谱》初稿于1985—1986年期间，并曾连载于《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至1988年第1期，此次则几乎是对其进行全面修改，而使之成为现在的这种年谱面目。而《孟浩然评传》，则为大陆学界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种学术性《孟浩然评传》。虽然，坊间近年来出现了多种《孟浩然》、《孟浩然传》、《孟浩然新传》之类的书籍，但那其实只是一些介绍性或者小说之类的读物（参见本书附录二《收获在学术与文学之间》一文），而与“学术”毫无关联。本《孟浩然评传》之所“评”所“传”，主要是以我数年前所写的一首《夜读孟浩然集》小诗为章目。诗为：“家居沔水廿八春，有声江楚天下闻。南国北都江湖苦，紫服褐衣情义深。儒道佛隐皆所好，律古排绝辄自清。高下优劣代相品，襄阳千载一书生。”当时因兴趣所致，率尔而为，想不到数年后其

竟担起了如此“重任”。由于诗为八句，所以《孟浩然评传》也就只安排了八章。《孟浩然论丛》则为整十篇论文的结集。这些论文分别涉及了孟浩然的人格魅力、平生交结、作品个案、孟集版本，以及孟浩然画像的真伪，历代的孟王优劣论等，并借材料对其进行了具体讨论与辨识，其中，部分论文曾在《唐代文学研究》《孟浩然研究论丛》《吉林师范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此次收入，未作只字改动，故特此说明之。

孟浩然现所存见之诗歌数量，虽然尚不及李白与杜甫的三分之一，但因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的文学原因与其自身的人格魅力，而获得了二人相当的钦佩与崇敬。如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于《遣兴五首》其五则谓：“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一个说“孟爱孟夫子”，一个说“吾怜孟浩然”，二人之于孟浩然所表达的情感，其实是一样的。也正因此，我在研究李白之时，于孟浩然与杜甫也进行了同步研究，且各有所获，如《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等书的出版，即略可证实之。故而，我之于本书中对孟浩然的研究，无论是“年谱”、“评传”抑或“论丛”，都并非是单一的“线性”视角，而是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在“盛唐诗人圈”这一大背景下，对其予以多元透视与立体观照，因之，仅就眼界方面言，其较之他人他作应该要开阔许多。

本书的特点，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如上所言，本书主要是由《孟浩然年谱》《孟浩然评传》《孟浩然论丛》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均各自独立，故所研究的对象与所获得的结论，都能自成体系，合则纵横与广博相映，考证与述论并行，内容既丰富，特色亦鲜明。二是借材料以辨以论。本书三部分中的每一具体部分，几乎都是因问题而考证而立论，故而，全书所引材料之多，乃为他书所罕见，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文》《全唐诗》等大型或特大型丛书，就曾多次出现于本书之中。而一些元、明、清刊本，如“十二家本”《孟浩然集》等，亦如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书所遵循的，乃

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原则。三是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几个问题。比如，在《明清四卷本孟浩然集考论》一文中，首次就流行于明、清时期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四卷本《孟浩然集》进行了校考，结果表明其皆源出一途，即其母本乃“十二家本”《孟浩然集》之属。又如对孟浩然与佛教的关系和对其佛教诗的论析，以及将其与王维同类之作比较后所作之结论，对历代孟王优劣论的首次梳理，对陆游之于孟浩然师学的论述等，均属如此。对于本书中的这三个特点，未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最后所要提及的是，附录一中的《孟浩然入京新考》与《孟浩然入京与下江东问题辨说》二文。此二文所代表的，是我早期对孟浩然生平研究的一种认识，由于其先后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等全文转载或摘载，而使得当时的我颇为自信。但随着对孟浩然生平研究的深入与对有关材料的发现，表明我在此二文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实际上是无法接受材料的检验的，因而，我即对二文中所考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考察，并提出了更加接近孟浩然生平真实的再认识。我的这些再认识，后来即成为《孟浩然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与第五节的具体内容，现之所以将其作为附录一并收入，主要是对我的这段研孟经历作一纪念，如此而已。

2016年4月20日竟陵居士王辉斌

于古隆中求是斋

目 录

上编 孟浩然年谱

永昌元年(689年)	(007)
长安三年(703年)	(008)
景龙元年(707年)	(009)
景云元年(710年)	(009)
景云二年(711年)	(011)
景云三年(712年)	(011)
开元元年(713年)	(012)
开元三年(715年)	(012)
开元四年(716年)	(013)
开元五年(717年)	(014)
开元六年(718年)	(015)
开元八年(720年)	(016)
开元九年(721年)	(017)
开元十一年(723年)	(018)
开元十二年(724年)	(019)
开元十三年(725年)	(023)
开元十四年(726年)	(026)
开元十五年(727年)	(028)

开元十六年(728年)	(032)
开元十七年(729年)	(034)
开元十八年(730年)	(037)
开元十九年(731年)	(039)
开元二十年(732年)	(041)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	(043)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	(049)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	(051)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	(057)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	(061)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	(065)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068)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	(070)

中编 孟浩然评传

第一章 家居沔水廿八春	(075)
一 唯先自邹鲁	(075)
二 属意在章句	(079)
三 幼闻无生理	(083)
四 俱怀鸿鹄志	(087)
第二章 江楚有声天下闻	(091)
一 元勋与大匠	(092)
二 波撼岳阳城	(097)
三 作会于秘省	(101)
四 不才明主弃	(105)

第三章 南国北都江湖苦	(109)
一 自此历江湖	(110)
二 云海访瓯越	(112)
三 余亦赴京国	(116)
四 年年白社客	(121)
第四章 紫服褐衣情义深	(126)
一 平生重交结	(126)
二 数年同笔砚	(131)
三 千里愧同声	(135)
四 客中遇知己	(139)
第五章 儒道佛隐皆所好	(144)
一 忠欲事明主	(145)
二 常梦游清都	(148)
三 尝读远公传	(152)
四 平生慕真隐	(156)
第六章 律古排绝辄自清	(160)
一 盛唐最上乘	(161)
二 不拘奇扶异	(166)
三 排绝各擅场	(170)
四 清诗句句传	(173)
第七章 高下劣优代论品	(177)
一 唐人品孟论	(178)
二 宋元品孟论	(182)
三 明人品孟论	(186)

四 清人品孟论	(193)
---------------	-------

第八章 襄阳千载一书生	(200)
-------------------	-------

一 精朗与奇素	(200)
二 风流天下闻	(204)
三 终身白衣人	(207)
四 襄阳属浩然	(211)

下编 孟浩然论丛

孟浩然“平生重交结”略议

——兼及其人格魅力的诸种表现	(219)
----------------------	-------

孟浩然与佛教及其佛教诗

——兼与王维的同类诗比较	(233)
--------------------	-------

关于孟浩然《春晓》的思考	(246)
--------------------	-------

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辨识

——兼论“自诵所为”的真实性及其广为流传的原因	(254)
-------------------------------	-------

读《孟浩然诗集》札记	(268)
------------------	-------

王维画孟浩然像真伪考述	(284)
-------------------	-------

再论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

——对吕正惠教授非议的简略回应	(299)
-----------------------	-------

明清四卷本孟浩然集考论	(310)
-------------------	-------

陆游师学孟浩然论略

——兼及其诗中的“孟浩然画像”	(328)
-----------------------	-------

历代孟王优劣论述评	(340)
-----------------	-------

附录一

孟浩然入京新考	(351)
---------------	-------

孟浩然入京与下江东问题辨说	(361)
---------------------	-------

附录二

《孟浩然大辞典》后记	(372)
《孟浩然研究论丛》编后记	(374)
收获在学术与文学之间	
——写在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孟浩然》出版之际	(376)
在“2011 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380)

附录三

亦师亦友三十年	
——记我与傅璇琮先生的平凡交往	(383)

后记	(396)
----------	-------

上编

孟浩然年谱

30年前的1985年，我因研究李白之故，而开始了对孟浩然研究的涉足，并撰著了10余万字的《孟浩然年谱》。这是孟浩然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年谱。为便于日后修改，我又将其连载于当时的《荆门大学学报》1987—1988年各期，意在向学界研究孟浩然之同好求正。2015年5月，当我将约40万字的《明清戏著史论》电子稿交出版社后，便想到了要对《孟浩然年谱》作一次修改，因而前后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才有了这份新年谱的问世。由1985年到2015年，其间恰好整30年，将30年前的旧作修改成一种新作，这也算是对我数十年来心系孟浩然研究的一种纪念吧！又，年谱中所涉孟浩然行踪、作品系年、与人交游之时地等，凡与拙著《孟浩然研究》（200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存在差异者，则以年谱为准，特此说明。

——作者题记

孟浩然，襄阳人，名浩，字浩然，以字行。一说名浩然，字浩然。

凌濛初朱墨套刻《盛唐四名家集》本《孟浩然诗集》卷首附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以下简称王《序》）云：“孟浩，字浩然。”高棅《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孟浩然》云：“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按王士源《集序》云：‘孟浩，字浩然。’疑以字行。”其所云“王士源《集序》”，即王《序》。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四《集部·孟浩然诗三卷》云：“襄阳人。或曰孟浩字浩然。”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云：“孟浩然，本名浩，字浩然，以字行，襄阳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遣兴五首》其五注云：“孟浩然，初名浩，后以字行。”吴煊、胡棠《唐贤三昧集笺注·孟浩然》云：“本名浩，字浩然，以字行。”以上所举六端，皆作“名浩，字浩然”。同此者，另有毛晋《五唐人集·孟襄阳集》所附《跋》：“弘治间关中刻孟浩、浩然者，卷数与宋元相合。”其所谓“孟浩、浩然者”，即指孟浩然名浩，字浩然，以字行。

又《新唐书·孟浩然传》云：“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目录作“孟浩然”，于“传”中乃云：“浩然，襄阳人。”此二说实误。而《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据《唐十二家》本《孟浩然诗集》影印）、明铜活字本《孟浩然诗集》所附王《序》皆作“孟浩然，字浩然”者，即系据《新唐书·孟浩然传》而致误。对此，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一〇四《丙签·孟浩然》下之注，即可为之佐证。其于“孟浩然字浩然，襄阳人”下有注云：“王士源云：‘名浩字浩然。’”前者所言，即是据《新唐书·孟浩然传》而为，但《新唐书·孟浩然传》所言何据，则无以考知，故其即于“注”中引王《序》以为之。

排行为六。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以下简称“赵注本王维集”）卷十五《送孟六归襄阳》、《全唐诗》卷二五六刘慎虚《寄江滔求孟六遗文》、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以下简称“宋本李白集”）卷十二《春日归山寄孟六浩然》三诗题中之“孟六”，均指孟浩然。其中，刘慎虚所“寄”之江滔，一作韦滔，曾于天宝九年正月初三日为《孟浩然诗集》写过一篇《重序》，其

与王维、李白皆称孟浩然为“孟六”者，最为可信。张子容有《送孟浩然归襄阳》二首（《全唐诗》卷一一六），诗题中“八”字，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认为乃“六”之讹，参之王、刘、李三诗之题，知岑说为是。又陶翰《送孟大入蜀序》（《全唐文》卷三三四）题中之“孟大”，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亦认为乃“孟六”之讹，良是。

襄阳南郭之岷山南麓有祖传园庐，名涧南园，亦称冶城南园。

《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以下所引孟诗，除特殊者外，皆出此集，且简称为“孟集”）卷一《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云：“敝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涧在庐之北，称之北涧；庐在涧之南，故谓涧南园。同卷《题明禅师西山兰若》有云：“日暮方辞出，田园归冶城。”其中所言“田园”、“冶城”，亦即冶城南园。又同卷《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诗题中之“汉南园”，一作“南园”，即涧南园，也即冶城南园。卷四又有《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云：“樵牧南山近，林间北郭赊。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所谓“先人留素业”，即指祖传之园庐涧南园，而“南山”之“山”即岷山，因其位于襄阳城之南，故作如是称。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以下简称“宋本孟集”）所附王《序》云：“……且愈，相得欢饮。浩然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南园。”其所言之“南园”，即冶城南园，也即涧南园。涧南园的具体所在地，孟集卷四《都下送辛大之鄂》有载：“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其中“汉阴”，或作“汉水之北”者，乃误。检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襄州》有云：“大宴、风林、岷首、沈碑、汉阴……八镇。”则孟浩然祖传之园庐，为襄州八镇之一的汉阴镇，即乃甚明。

[附识]《都下送辛大之鄂》一诗中的“辛大之鄂”，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以下简称“徐《注》”）注云：“[辛大]见《送辛大不及》诗注。[鄂]鄂州。故治在今湖北武昌。”若据此，即表明这位“辛大”此行乃由“都下”（一作“都中”，所指均为长安）至今湖北武昌，孟浩然闻之，乃写是诗以相送。徐《注》此注实误。按，此诗题之“辛大之鄂”，实即孟浩然乡友辛之谥，即“鄂”乃“谥”之误。《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辛之

谓《叙训》二卷。徐松《登科记考》卷七于开元十七年内有云：“辛之谔，《新书·艺文志》：‘开元十七年，辛之谔上《叙训》二卷，授长社尉。’”此则表明，孟集中《送辛大不及》、《夏日南城怀辛大》（卷一）、《张七及辛大见寻南亭醉作》（卷四）诸诗中的“辛大”，乃皆为辛之谔，而《西山寻辛谔》（卷二）之“辛谔”，则乃脱一“之”字，即其正确者应为《西山寻辛之谔》。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以下简称“佟注”）卷中于《都中送辛大》之注中认为“辛大疑即辛谔”者，亦误。

父某，为不仕之儒绅。孟浩然因家庭的影响，自幼就接受着正统的《诗》《礼》教育。其父母在孟浩然三十九岁时，均健在，孟浩然五十一岁时，母仍健在。

孟集卷一《书怀贻京邑故人》有云：“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其中的“家世重儒风”，自当包括孟浩然父辈在内。是诗又云：“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其中之“喜惧”，典出《论语·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何晏注云：“孔曰，见其寿考则喜，见其衰老则惧。”朱熹注云：“知，犹记忆也。知父母之年，则既喜其寿，又惧其衰老。”又诗中“毛公”，即毛义。《后汉书》列传三十九：“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及义母死，去官行服。……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据此，则“慈亲”所指乃为孟浩然之母。合勘之，知孟浩然写是诗时，其父母当均健在于世。此诗为孟浩然入长安还襄阳后之开元十三年所作（参见本谱“开元十三年”条），时孟浩然37岁，故诗中乃有“三十既成立”云云。又，此诗中“三十既成立”之“三十”，并非是指孟浩然写是诗时为30岁，而是典出《论语·为政》“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之语，故不可拘泥，否则，孟集中“三十犹未遇”（《田园作》）、“苦学三十载”（《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遑遑三十载”（《自洛之越》）等之“三十”，即皆无可笺解。孟集同卷又有《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诗云：“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